



伊朗戰爭是否與美國優先背道而馳？

-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內部民意的反彈與政策矛盾

2026年2月28日，地緣政治的版圖發生了結構性的劇變。美國與以色列聯合發起了代號為「史詩級憤怒行動」（Operation Epic Fury）的軍事打擊，對伊朗境內的核心指揮體系、軍事設施及核能基礎建設進行了毀滅性的突襲。

儘管戰場上的軍事成果顯著，但特朗普政府在國內遭遇了民意的嚴峻挑戰。2026年3月的民調顯示，公眾對這場戰爭的疲倦感與恐懼感遠高於先前的衝突。路透社/益普索（Reuters/Ipsos）的民調揭露了一個高度分裂的美國。僅有27%的受訪者支持對伊軍事打擊，而高達43%的民眾表示反對。這種情緒與2003年伊拉克戰爭初期的大規模支持形成了鮮明對比。民調進一步顯示，56%的美國人認為總統「過於熱衷於使用武力」來推進國家利益，這一數據涵蓋了近四分之一的共和黨選民。這顯示即使在特朗普的傳統票倉中，對連續干預（委內瑞拉、伊朗、古巴）的質疑也正在積累。

原則上，「令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核心信念是「美國優先」，特朗普早前對支持者承諾不會令美國捲入無底深潭的國外戰爭，這是他企圖盡快結束俄烏戰爭的理據。然而，特朗普先後對委內瑞拉和伊朗動武，這前後矛盾的做法是需要解釋的。最近五角大廈官員在一次閉門簡報會上告訴參議員，他們指出伊朗戰爭前六天的開支估計已經超過

113億美元，戰事再拖下去，這將會是天文數字。這種資源配置的取態似乎並不符合美國優先的精神。

伊朗內部動盪，美國不應介入

MAGA派的支持者（如班農（Steve Bannon）及《紐約郵報》）正試圖將這些軍事行動解釋為對「美國優先」的深度實踐，而非背叛。針對委內瑞拉，特朗普明確表示此舉是為了控制石油資源並修復其基礎設施，宣稱美國公司將進駐並為國家賺錢。支持者認為，這與小布殊時代的「民主輸出」不同，這是一場以資源為導向的交易性戰爭，旨在通過直接獲取能源利益來降低國內通脹。此外，特朗普將打擊馬杜羅政府定性為「禁毒戰爭」的延伸。MAGA論調認為，委內瑞拉的崩潰是芬太尼和非法移民危機的源頭，因此出兵是為了保護美國家園邊界，符合「美國優先」的精神。

但另一方面，前眾議員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在社交媒體上直言：「這是許多MAGA選民以為投票可以終結的東西。天哪！我們錯了！」她認為美國資源應留在國內，而非消耗在國外。福克斯新聞評論員卡森（Tucker Carlson）將伊朗戰爭形容為一場完全服務於以色列利益、與美國國家安全無關的陰謀。他指責華盛頓將美國捲入另一場永無休止的戰爭，並主張伊朗內部的動盪是自然發生的，美國不應介入。更重要的是，過去發生在美國境內的恐怖襲擊都是遜尼地派伊斯蘭恐怖分子所為，而不是什葉派，美國根本出師無名。特朗普對卡森直接反駁，他宣稱卡森不再是MAGA派。

自圓其說做法：「臨時合理化」

值得一提的是，之前特朗普政府並沒有清楚地解釋過對外發動戰爭是實現「美國優先」策略的一部份，現在這種事後自圓其說的做法是典型的「臨時合理化」（Ad Hoc Rationalization）或者是「德州神槍手謬誤」（The Texas Sharpshooter Fallacy）：先開槍，然後在彈孔周邊畫上紅心（宣稱這本來就是「美國優先」的目標），中文則稱之為「馬後炮」。這種解釋不單止在邏輯上出問題，而且亦會將美國政治生態系統由原則性策略改變為以領袖的主觀意志為依歸，換言之，這正是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所說的「魅力型權威」（Charismatic Authority）。

我相信特朗普會繼續發揮其個人魅力，MAGA派並不會出現嚴重分裂。不過，大部份美國選民並不關注政治主張的邏輯矛盾，而是實際的經濟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原本對強硬外交持樂觀態度的MAGA支持者，在面臨油價上漲的現實壓力時展現了顯著的搖擺。一月份的調查曾顯示65%的特朗普選民支持對伊動武，但當衝突爆發導致布蘭特原油價格飆升至每桶約120美元時，支持率便開始動搖。

特朗普承諾雖然油價上升，但將會回落，為了世界安全，這是值得付上的小小代價。未來的局勢走向將會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油價和經濟影響，若果特朗普政府對伊朗能夠速戰速決，經濟損失在可控範圍內，未來又可以順利地對古巴「善意接管」，那麼這三連勝（委內瑞拉、伊朗、古巴）將會令MAGA派更加聲勢浩大。

2026年3月11日

原載於北加州版《號角》

[更多資訊](#)